

未名译库·生态批评名著译丛



Going Away to Think

Engagement, Retreat, and Ecocritical Responsibility

走出去思考

入世、出世及生态批评的职责

[美] 斯科特·斯洛维克 (Scott Slovic) 著 韦清琦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未名译库·生态批评名著译丛

Going Away to Think

Engagement, Retreat, and Ecocritical Responsibility



走出去思考

入世、出世及生态批评的职责

[美] 斯科特·斯洛维克 著 韦清琦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2009-2354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走出去思考: 入世、出世及生态批评的职责 / (美) 斯洛维克 (Slovic, S.) 著;
韦清琦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5

(未名译库·生态批评名著译丛)

ISBN 978-7-301-16711-3

I. 走… II. ①斯… ②韦… III. 文艺批评—研究 IV. I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72630 号

ISBN: 978-0-87417-756-5

Copyright © 2008 by The University of Nevada Press

Original edition published by The University of Nevada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0 by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This translation of *Going Away to Think: Engagement, Retreat, and Ecocritical Responsibility* by Scott Slovic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University of Nevada Press, MS 0166, Reno, NV895570166, U.S.A.

书 名: 走出去思考: 入世、出世及生态批评的职责

著作责任者: [美] 斯科特·斯洛维克 著 韦清琦 译

责任编辑: 于海冰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6711-3/ G · 2847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 pw@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112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 毫米 × 980 毫米 16 开本 18 印张 245 千字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6.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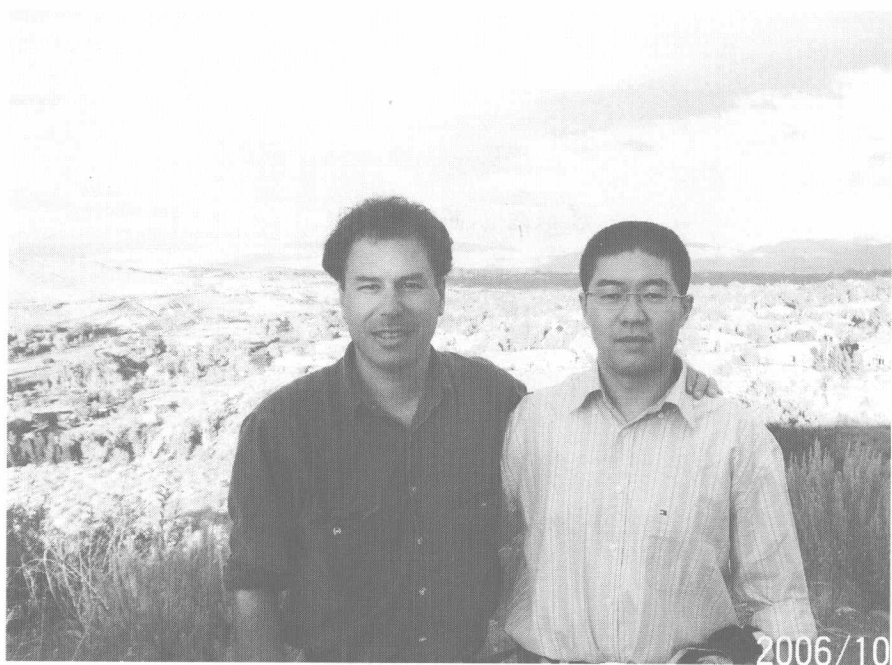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谨献给苏茜、哈辛托

——我最热爱的旅伴

献给世界各国的生态批评家和环境作家

——他们给予了我灵感、友谊以及如此多“走出去思考”的机会



作者斯科特·斯洛维克与本书译者韦清琦

导 言

回忆一下威廉·巴特勒·叶芝作于 1920 年的诗《第二次来临》(“The Second Coming”)：“优秀的人们信心尽失，坏蛋们 / 则充满了炽烈的狂热。”^[1]我想对于那些反对政治现状的人而言，这未免有些老生常谈了。我发觉叶芝对于人性的洞察总让我烦恼不已，尤其是我听到了这样的新闻标题：国会唱起了反调接着又投票支持为战争增加拨款；环保部阻挠某州提高汽车排放标准的尝试；总统候选人向原教旨主义者献媚；自杀投弹者炸开一条血路占据了报纸头条而保护树木的人士则默然无语地俯视着大学校园。腐败是否真的无所不在？那些追求金钱或权力以外的东西的人是否变得懦弱、沉默、折中了？本书所收的论文便是有感于这样一种观念，即人们是否应该采取一种不偏不倚的情感及思想态度。学者和艺术家大多走风雅的路线，把玩几句机巧的言辞，塑造一些不那么令人痛苦的形象。而与此同时，叶芝笔下的那种畸形的杂交怪兽——想想哈里伯顿^[2]，想想可口可乐——正摇摇晃晃地爬向全球统治的顶峰。

可是若要反抗的话，其“炽烈的狂热”应当采取何种形式呢？从巴里·洛佩兹 (Barry Lopez) 收于《反抗》(*Resistance*) 里的短篇小说的那种生动的隐晦，到迈克尔·莫尔 (Michael Moore) 的纪录片，我们这一代人了解到不少在政治上勇于抗争的真切例证。作家和公共演说

[1] 此处采用了袁可嘉的译文，下文的“畸形的杂交怪兽”即指诗文中的“人首狮身的形体”。——译注

[2] 哈里伯顿：Halliburton，石油产品跨国服务公司，美国现任副总统切尼曾任该公司总经理。——译注

家有时也采取较温和的策略：文学随笔、学术演说、与不肯露面的公司（及其拒绝使用全名的公司代表）的通信：本书收录的文章便是一个学者及教师在与世界的现实状态相遇——甚或相抗——时所写就的。

以下文章有些已出现在其他文集或文学期刊中，有些在学术或公共讨论会上演讲过，另一些则从未发表或宣读过。对于各位编辑及出版商允许把材料再次用于此书中，我表示衷心感谢（参见书末的致谢）。这些文章在别处刊登过，但我觉得当它们集结在单本书里时则具有了新的和不同的意义，展示出一位学者的研究兴趣和社会活动的庞杂甚或奇特。批评家和艺术家谁也不希望被形容为眼界狭窄，总希望能给人带来料想不到的新意，而不能像有些刻薄的读者给约翰·缪尔——美国环境写作与社会活动的旗帜——起的绰号“单音符的老约翰”。与此同时，似乎不可避免的是，任何思想家的著作里都会显现某种模式、某类主旨——而这种模式表达出一致性和秩序感，是悉心言说的路径。平心而论，在写一本新书时，我有时会觉得书中有那么多重随意无定的方向，因为我很多文字都是应一些团体的要求作的发言稿，或是由出版机构指派的这样或那样的命题。可是，显然，多年来这样的邀请纷至沓来，他们都已经知道我的某些学术兴趣。当组合在一本像这样的文集里时，特定的模式——例如入世与出世的交替或汇合，以及对生态批评家之职责的不懈探求——是挟着强劲的力量见诸字里行间的。

本书的开篇和结尾都是关于出世的叙事：“走出去思考”及“时间之外”。作为一名全职的大学教师，只要可能，我都会抓住一切机会去研究、思考。这经常发生在学期之中或之间的短暂休假中。开篇与末篇便是写就于2004年和2005年的两个春假。2004年，我有机会参加了“地球环境监察学会”^[3]对墨西哥曼萨尼约红树林生态系统的考察项

[3] “地球环境监察学会”：Earthwatch，为国际性非营利组织，创建于波士顿，拥有5万多成员和遍及世界的支持者，每年与超过50个国家的120位研究科学家合作研究计划。——译注

目，其成果便是用作了本书书名的文章。

另一个促使我写《走出去思考》的机遇出现在 2005 年，继杰出的自然作家罗伯特·迈克尔·派尔 (Robert Michael Pyle) 和罗宾·基摩尔 (Robin Kimmerer) 之后，我成为第三个住地作家 (writer-in-residence)，赴俄勒冈卡斯凯德山脉 (the Cascades) 西面蓝河镇 (Blue River) 附近度过一周的时间，到潮湿的森林里去行走、观察。这要感谢佛瑞德·斯万森 (Fred Swanson)、凯丝林·迪恩·摩尔 (Kathleen Dean Moore)、查尔斯·古德里奇 (Charles Goodrich) 以及其他与国家科学基金会的“长期生态研究计划” (地点在 H. J. 安德鲁斯森林实验场) 和俄勒冈州立大学“春溪计划” (Spring Creek Project) 相关的人士，他们卓越的眼光使得我们这些不常来的作家有可能将我们的“经验数据”加入到考察树木腐烂及其他森林生态活动的技术数据之中，而后者是自从该考察站于半个世纪前建立之后就一直在积累的。我在独居安德鲁斯的一周 (那是我试图暂别钟表时间的一周) 期间写了 11 篇小品文，由此组成了“时间之外”。

事实上，我是个相当安静、不爱当面争执的人，根本谈不上性如火。然而出于某种原因，我能够对我们这个时代最火热的问题——一触即发的战争、生态危机，以及科学冒险——作出热烈的回应。2003 年 3 月，就在美国大军压境意欲入侵伊拉克之时，我在里诺市政厅举行的一次集会上作了演讲。在两种尖锐对立的发言声潮 (狂热的爱国主义和对军队的猛烈抨击) 中，我感到使持不同见地的公民在一起共商国是，并伸张对话本身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在那个打着保卫“祖国安全”的旗号胁迫众人、使自由愈发受到限制的时期。一年后，一个地方和平团体邀请我向一群反战的观众就中东暴力问题作演说。面对巴勒斯坦人的 intifada^[4] 和以色列公民与系列自杀爆炸的斗争，我试图从一个美国犹

[4] intifada: 阿拉伯语的英语音译，意为“起义”。——译注

太人的视角，表达一种同情与受挫的混合感受，呼吁双方结束这种互不相让的局面。

有时候“互不相让”还会发生在志同道合的激进活动家和知识分子聚集的场合，例如2000年1月在墨西哥城的学术研讨会上，记者比尔·麦克吉本(Bill McKibben)和我被霍姆罗及贝蒂·阿里的斯(Homero and Betty Aridjis)选中，代表自世界各地前来探讨新千年关心全球环境状况的几十位科学家和作家，草拟一份“宣言”；尽管众人都认为在这一历史时刻，我们面对着众多环境与社会危机，但我们无法就应该优先解决哪些问题达成一致，因而发表一份统一声明的努力没有成功。不过集子里收录的这份文件是比尔·麦克吉本和我对这一很可能是新千年首次环境大会上提出的种种观点的感受的一个样本。该宣言与本文集的环境主旨息息相关，因此我决定将其收入在内，同时我在其背景说明中也指出，即便在志趣相投的学者和作家之中，要达成全然一致的意见也是相当困难的。

教师和文学批评家已经很快习惯了“对唱诗班讲道”，即对热爱美文的同道作演说，还经常面向或多或少分享我们政治观点的人群。2005年1月，我首次应邀在“北内华达神体一位教会”(Unitarian Universalist Fellowship of Northern Nevada)，向真正的唱诗班（还有来听讲道的人）就“气候变化的故事”进行“布道”。这个宗教团体已决定在今后两年致力于对作为一个重要社会问题的“全球变暖”(“global warming”)进行学习和回应，我的任务是在15分钟的讲话中解释从哪些方面可以说明语言是该问题的一个重要维度。我收入本书的文章比实际布道又稍微扩充了一点，将这个话题的各个基本方面都作了概述。

2002年当我在澳大利亚度学术假期间，大盆地国家公园(Great Basin National Park)的护林员罗伯塔·摩尔(Roberta Moore)与我取得联系，商议出一本为内华达荒野撰写的个人宣言书，仿效其他的荒野宣言集，如斯蒂芬·特林布尔(Stephen Trimble)和特里·坦佩斯特·威

廉斯代表南部犹他州的荒野所写的《宣言》(*Testimony*, 1995)以及汉克·兰特弗(Hank Lentfer)和卡罗琳·塞威德(Carolyn Servid)为守护北极国家野生动物庇护地(the Arctic National Wildlife Refuge)所写的《北极庇护地: 一个宣言圈》(*Arctic Refuge: A Circle of Testimony*, 2001)。尽管内华达拥有广袤的“大型荒野”,但具有讽刺性的是其大部分人口都居于完全城市化的环境中——而滋养着都市内华达人的是那种与未开发的沙漠和山区毗邻的状态(目前尚保留着通往这些地区的方便路径)。我在为内华达大学出版社的《野性内华达》(*Wild Nevada*)所撰写的“装了大门的山”中有机会表达了对如下问题的关注:当前西部地区城市的扩张,山间小径的封堵,内华达南部尤卡山(Yucca Mountain)的“门控”(“gating”),后者是对国家核废料处理困境的一个没头脑的解决办法。自该书于2005年问世以来,很多当地民众——从大学生到塔基草原规划署的官员——与我取得了联系,诉说那篇文章,也道出了他们对我们内华达居民未来的担忧。

另一个意想不到的写作机遇缘起于《猎户座》杂志(*Orion*)2005年5月向我发出的约稿,请我用一周左右的时间就最近公之于众的内华达大学里诺分校(UNR,我所在的学校)干细胞研究情况写一篇短文,要特别针对生物工程中的“嵌合体”(“chimera”),即混合物种机体现象作出评论。在UNR,科研人员目前正在将人体细胞植入绵羊体内,寄希望于其能长出日后可以移植给人的器官。我对这件事怀着十分矛盾的心情,既对科学的敬意,也对靠育种专利赚钱及基因改良产品的负面健康效应非常不安;我并没有持一种单方面的看法,而是采取了模棱两可的态度。另外我还试图推想公众对物种嵌合的疑虑是否也代表了长期以来对种族融合的迟疑态度的一种奇特延伸,这是一个现今文学与影视都十分热衷表现的主题。在错综复杂的社会或环保语境中,负责任的态度往往就是模棱两可,而非愚蠢、狭隘且毫不动摇地抱定一种观点。相对来说,文学表达天生就和教条主义不相与谋,而文学

批评更有助于表现这种对不确定性的阐释。

《比真的还要好》是“将言传化为身教”的一个小小的例子。如我在文中说明的，当2006年我赴印度演讲、研究时，我遇见了一群行动主义者，他们正致力于制止该国及全世界所有发展中国家中对水资源进行毁灭性私有化的行径。我回到美国后便决心帮助他们将此事公之于众。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可口可乐的首席执行官写了封信，我将这封简短而力量微薄、写给饮料巨鳄的信收入了本文中。我还尽力在许多全球客座演讲中提及可口可乐、百事可乐及其他跨国软饮料和瓶装水公司对水资源的私有化。我们这些在大学讲授写作的人，有不少都采用写信给公众或公司官员的方式，作为布置给大学生的写作任务。通过利用我作为作家和公共演讲者的一切技能来帮助解决在我看来是一个重要的社会及环境问题，我在力图展现使用语言时对社会事务的参与，这也正是我希望鼓励学生去积极实践的。

这并不是说似乎我是在缺乏优秀榜样的情况下从事旅行和文学活动的。我时常声明，我心目中最好的文学风格和社会实践的楷模都是我平日讲授及研究的作家，包括自1999年以来我为米尔克威德（Milkweed）所编辑的“圣乐系列”（Credo Series）的撰稿人。这里的一些文章如同“圣乐画像”的写作技巧，将个人经历与更宽泛的哲学与文学评论结合起来，我1994年的论文《生态批评——说故事、价值、交际、联系》（“Ecocriticism: Storytelling, Values, Communication, Contact”，已收于本书）开始把这种风格称为“叙事学术”（“narrative scholarship”）。在诸如《“做最坏打算”——爱、预计的损失及环境价值》（“‘Be Prepared for the Worst’: Love, Anticipated Loss, and Environmental Valuation”）和《哦，可爱的石板——罗宾逊·杰夫斯、石头手艺和真实的所在》（“Oh, Lovely Slab: Robinson Jeffers, Stone Work, and the Locus of the Real”）的论文里，上述的混杂性实验表达尤其显著。

最后,我还收入了一些更具“理论”广度、更有信息量的有关生态批评和环境文学的写作尝试——比如,关于“生态批评”的核心成分及关注问题的“立场性文章”,写于1994年,那正是该领域迎来黎明之时;一篇论保护荒野的修辞的文章,其中特别关注了蒙大拿作家瑞克·巴斯(Rick Bass);关于本领域现状的演说稿,讲于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之后的几个月中,为收入此书作了修改;一篇对兰迪·马拉穆德2003年的生态批评研究《诗性动物与动物灵魂》的赏析,后者是一部具有强烈伦理倾向的作品;一篇对于环境文学中至关重要的故事与形象要素的初步研究,主要考察其如何帮助我们响应在环境法律及政策中运用更加强有力而有效的语言的号召;以及一篇论述运用故事来克服数字话语对环境话题产生的隔掩效应的文章。《生态批评——说故事、价值、交际、联系》列举出生态批评的一些具有战略性和伦理意义的维度,从而有助于在这个领域里刚刚起步的人尝试去认识“入世”与“出世”之间的张力是如何解释我在文集标题中称作“生态批评的职责”的。瑞克·巴斯在其书中以充满活力和持续不懈的努力来表达对蒙大拿亚克谷地(Yaak Valley)荒野的保护意识,其中显现的对真实性与修辞效验的强调成为我在后面讨论环境文学对“真实”孜孜以求的先声,而我将讨论放在了罗宾逊·杰夫斯对石头的书写语境之中。我第一次演讲《“9·11”之际和之后的生态批评》是在日本的广岛大学,在那里我觉得不但有必要解释袭击之后美国文化的改变(以及没有改变之处),而且还应该说明生态批评的动机与关注点的基本背景——我还把戴维·戈斯纳(David Gessner)最近相当有说服力的论文《被贬的田园诗》(“The Punctured Pastoral”)中的一些讨论加了进来。在面对超过我的专业或目前我熟悉的领域的话题时,我不愿意退缩,而是更倾向于抓住机遇去了解、掌握新问题,并促使自己作更广泛的阅读,正是如此我才(应《南大西洋评论》的要求)写文章评论了兰迪·马拉穆德关于诗性地看待动物的那本给人印象至深的书。

2003 年 10 月，我很高兴作为为数极少的几位文学评论家之一，与一群环境作家一起参加了首届“沃特马克自然作家聚会”（Watermark Nature Writers' Muster），地点在澳大利亚悉尼以北数小时车程、新南威尔士那多风而洒满阳光的海岸边。我在聚会上分几个部分宣读了《你的话里有种我听不见的东西——环境文学、公共政策及生态批评》，试图解释生态批评如何有可能与环境文学及公共政策融于一体。在近 10 年中，我关于“数字与感性”（“numbers and nerves”）的话题做过多次演讲——在墨西哥、芬兰、澳大利亚以及美国各地，而我的论题“在数据的世界里寻求一种环境敏感性话语”（“a discourse of environmental sensitivity in a world of data”）部分阐明了以下立论：对于庞大、缓慢和不确定的环境现象的革新性解释促进了所谓“环境文学”的发展，并成为对当代社会的一大贡献。

做学问的人为大家的熟知形象便是站在校园的演讲厅里，干巴巴地讲解着那些亘古不变的紧要话题。“实用价值”是个禁忌字眼，无异于舍本求末。但是在生态批评及其相关领域里，实用性是被奉若神明的——那是对意义的强化，是对激情的点燃。本书的写作便是出自我这样一种信念，即生态批评的职责既需要介入社会的参与，又需要淡出尘嚣的沉思。

目 录

导 言	5
1 品味、拯救及生态批评职责的实践	1
2 走出去思考 ——旅行、家及学术生活	11
3 生态批评 ——说故事、价值、交际、联系	28
4 追寻语言的坚实基础 ——关于生态批评与叙事的思考	32
5 “做最坏打算” ——爱、预计的损失及环境价值	37
6 真实、占有与可信 ——瑞克·巴斯及“保护地方”的修辞	66
7 《墨西哥城宣言》(2000年1月21日) ——一个有关意见不一致的故事	90
8 “9·11”之际和之后的生态批评	96
9 装了门的大山	109
10 动物与人 ——赏析兰迪·马拉穆德的《诗性动物与动物灵魂》	116
11 谵妄的主张 ——异种移植与“混合”的概念	121
12 气候变化的故事 ——科学、叙事和社会行动	125

4 走出去思考：入世、出世及生态批评的职责

13 你的话里有种我听不见的东西	
——环境文学、公共政策及生态批评	143
14 在数据的世界里寻求一种环境敏感性话语	
——文学与科学的区分	153
15 哦，可爱的石板	
——罗宾逊·杰夫斯、石头手艺和真实的所在	176
16 时间之外	203
17 比真的还要好	227
附录 生态批评家的职责	
——与斯科特·斯洛维克关于《走出去思考》的访谈	238
致 谢	259
参考文献	262

品味、拯救及生态批评职责的实践

几年前，当我行驶在墨西哥南部破碎而狭窄的公路上时，我看见一块油漆斑驳的企业广告牌。“La vida tiene sabor”^[1]，可口可乐的广告词。生活是有滋味的。生命充满了活力与能量——生命即是活力与能量。真奇怪，我想，我们竟需要口号和广告牌来提醒我们，如呼吸这么自然而然的事情。

那次在墨西哥乡间的驾驶途中以及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我意识到我自身作为作家、文学批评家及教师的生活多半是受到双重动机指引的，即品味(savor)生活的种种浓情时刻，同时又致力于“拯救”(save)那些需要有人为之代言的群体、地方和其他现象。一方面，参与到经验的无限丰富性之中也许会显出一种愚蠢的快乐主义——而将这种参与表达出来又是一种愚蠢的陈腐。另一方面，想象一个人能去“拯救”世间之物，甚至自己，则或许已天真到了不可救药的程度。可是生命，不论是人的还是非人的生命，都是欲望与驱动的集结，只不过它们其中有些能意识到，很多则不能。我们总倾向于做“感觉很对”的事，常常不考虑别的生命对我们的行为的想法。然而，我们也有很多人在克服这种只顾眼下的随意性，而迫切地感到须以敏锐而富有责任心的态度去生活——去“做正确的事”。这是从何而来的？出于良好的教养？还是读到了好书？或许带着一种刻不容缓的认识而生活的主张便是亨

[1] “La vida tiene sabor”：西班牙语，意为“生活是有滋味的”。——译注

利·戴维·梭罗在《瓦尔登湖》里说这番话时的意味：“就让我们像大自然那样深思熟虑地过一天吧”（97）。自然可曾做过错事？自然可曾反躬自省？

正如活动家、作家丽蓓卡·索尔尼特（Rebecca Solnit）所说：“棋局可以结束。天气永远不会。正因为如此，你什么也不能救。几乎对于所有的事物而言，拯救都是个错误的词，而人们还是不断地去求助它……拯救提示了一种休养生息的状态，其间虫蛾不腐，锈迹不存；它想象着能抽离出那危险、动荡、多变的进程，而这一进程就是地球上的生活”（《黑暗中的希望》[*Hope in the Dark*], 59）。的确，“拯救”一词被夸张地暗示为悬浮于地球生命那短暂、偶然的性质之上的那种永恒与绝对，可尽管如此，希望能为这个世界做一些积极贡献，无论只是一时还是一世，都是非常富于人性的想法。索尔尼特对“拯救”一词的批评，与她感到的如下疑问有很大关系：是什么日复一日地在鼓动激进的活动家走上街头——还有森林及法庭。若是你觉得你应可以取得永久的胜利，而又认识到你只获得一系列微不足道且持续短暂的成功，你便很容易感到气馁。物种可以年复一年地得到保护，却无法完全逃脱走向灭绝的可能。空气和水可以通过立法及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得到净化却永不能完全免除在将来趋于恶化的威胁——永无可能一劳永逸地“获得拯救”。然而，只要理解了所有的“拯救”都是偶发和短暂的，那么去帮助、去保护的欲求仍然可以是强有力的。

今天我透过书桌前的窗户凝视着三只知更鸟的幼雏，它们交替着钻进麦竿编织的窝里或急急地向上张大了嘴，迎接母亲或父亲衔来的一团团滋养其生命的食物——它们的双亲一直在鸟窝和邻近的草坪间来回穿梭。在这求食、求生的忙碌中，似乎没有任何算计，不过是一种本能的急切要求。我将这种要求与贴在我办公室门上的一幅威廉·布莱克的铜版画影印件联系在了一起，画面上有一儿童在攀登从地球到月球的天梯，他伸展了手臂，呼喊道：“我要，我要。”